

集部

豫章文集卷十三

宋　羅從彦　撰

詩

觀書有感

靜處觀心塵不染閒中稽古意尤深周誠程敬應粗會

奥理休從此外尋

自警

性地栽培恐易蕪是非理欲謹於初孔顏樂地非難造
好讀誠明靜定書

示書生

知行蹊徑固非艱每在操存養性間此道悟來隨寓見
一毫物慾敢相關

顏樂齋

山染嵐光帶日黃瀟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
賴有顏瓢一味長

邀月臺

矮作垣墻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後改云 也知鄰鬬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

延平先生云羅先生山居詩侗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者録去邀月臺詩云云侗見先生出此詩後兩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剖云也知鄰鬬非吾事且把行藏付

酒杯蓋作此數絶時正靖康間也

送南劒王守歸

三年政化被生民甘雨祥風溢劒津解組幡然賦歸去
攀轅無計可留恂
未把陽關三疊吟且將謬句寫離心千尋浩浩鐔溪水
別恨不知誰淺深

勉李愿中五首　愿中以書求道甚力作詩五首以勉其意然借視聽於聾盲未知是否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渾無用

緣置心官不肯思（學道以思為上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法一切反是）

不聞雞犬聞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禮義

眼前風物任繁華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事

祇恐操心近矢人（外吾聖人之學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決擇也）

彩筆書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水

與物自然無怨恩（吾道當無凝於物）

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閒雲過九峰不似在家貧亦好

水邊林下養疎慵

自述

松菊相親莫厭頻紛紛人世只紅塵自憐寡與真堪笑

賴有清風是故人

題一鉢菴

可憐萱草信無憂誰謂幽蘭解結愁欲得寸田斷荊棘

只消一作祇應長伴赤松游

挽吉溪吳助教二首

室富真儒業門多長者車明經方教子得第已榮家性守仍知分天然不愛奢百年成古昔行路亦咨嗟

新生誇鄭獨舊德嘆凋零冷帶商岩月光凌處士星布衣難得禄白首易窮經追想今何在溪流對洞庭

頹樂亭用陳默堂韻

平時仰止在高山要以亭名樂内顏顛倒一生渾是夢

尋思百計不如閒心齋肯與塵汙染陋巷寧容俗往還
堅守簞瓢心不改恐流乞祭向墦間

寄傲軒用陳默堂韻

自嗟踽踽復涼涼糊口安能仰四方目送歸鴻心自遠
門堪羅雀日偏長家徒四壁樽仍綠俟户千頭橘又黄
我醉欲眠卿且去肯陪俗客語羲皇

濯纓亭用陳默堂韻

十載猶緇京洛塵歸歟那復厠朝紳君今談笑青油幕

我但巍峩烏角巾江漢更從尼父濯衣冠寧羨屈原新

欲賡孺子滄浪詠會意須還舍瑟人

題靜亭

鼎創新亭靜更幽四時景象鎮長留端如和氣裏談笑

恍若春風中泳游排闥山供藍色重憑欄水擁壁光浮

我來登賞無窮趣好把篇詩與唱酬

送延年行延年弟子也不知何姓以詩辭歸先生因用韻而餞其行

聖言天遠海潭潭獨在潛心久泳涵猥念百家非已好

妄將一貫與君談賢如賜也才知二學若陳亢只得三
此道悞來因自足却隨鵬鳥語圖南

再用韻送延年

心源寂靜映寒潭每欲操存更養涵顧我日思攀劇論
荷君時與得高談眼前舊識知多少物外深交没二三
幸久相親頻握手遽成分别又東南

和延年岩桂

幾樹芬芳檀與沉枝枝若占郄家林風揺已認飄殘菊

日照渾疑綴散金仙窟移來成美景東堂分去結清陰
我今不顧蟾宮折待到蟾宮向上吟

題德士退菴

牛頭山頂鑠煙霞簷月松風即我家筏渡有情新活計
袋空無物舊生涯已將黄葉分雙手却擔白茅占一窓
會得懶慵歸去路索然忘鳥更忘花

賀田溪張公遷居

華構經營占地靈濃嵐環合數峰青苟完公子方成室

趨訓兒孫已過庭豈止一時誇壯麗定知百世享安寧
顧惟善頌非張老祇貢湯盤往日銘

和張公叙別古風

良工創新第蕭洒侔洞府經營未畢工四面方興堵蛟
龍忽夜徙空中震雷雨親舊賀于門主人迎孔户連喚
鳳兒來藏書幾多部為我張廣筵酬賓酌以旅人謂主
公賢敦朴嗤峻宇規模出心匠務畢由乃祖欲圖久安
逸勿辭暫勞苦忠孝闡門家詩禮光族緒居室云苟完

謙冲彌自處玉石不分别鶴雞謾為侶顧予局促輩鄉評少推許嘗遊莊嶽閒喜作齊人語何幸天相之悄然交鄒魯早年欽大名馳書聊以序比來揖清風談笑揮玉麈見之名利盡久侍豈無補素志以深酬青眼猶相與默念湯盤頌未為傾肺腑何當惠古風錦綉施㹈楮妙曲誠寡和取則憑柯斧

先生曰白雲亭獨寐龕寄傲軒皆有詩及銘記數篇以紙蠹朽録不能全俟後搜尋真本當得具録

時嘉定己卯中春屏山羅崇君美敬書

豫章文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豫章文集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沈　謙

欽定四庫全書

豫章文集卷十四

宋 羅從彥 撰

附録上

事實

先生諱從彥字仲素劒浦之羅源人羅源昔曰上圃先生遠祖遷于是鄉聚族百餘皆羅姓也故改曰羅源出先生曾祖文弼墓志碑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皆隱身不仕先生自幼穎悟不為言語文字之學及

長堅苦刻勵篤意求道初從審律先生吳國華游已而聞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學於河南遂往學焉迺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南從游者千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先生一人而已甞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其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及歸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龜山語錄第三卷則先生所編也同門友

默堂陳幾叟與先生俱游龜山門情好尤密定交幾四十年默堂嘗云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令先生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先生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則可以入

道矣先生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先生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執弟子禮從之游晦菴年譜云朱松字喬年少以詩聞從豫章先生羅某遊則聞龜山所傳伊洛之學初李愿中以書謁先生云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

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從之問學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奥先生少然可亟稱許焉紹興壬子州學落成八月上丁先生以太守周侯綰之命領袖諸生宗昇張元侯符藻廖援張維廖拱

行釋菜禮有洙泗齗齗氣象舍人呂大中以詩叙之龜諸夫子廟壁今石刻在禮殿東廡下先生山居有頹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龕白雲亭又池畔有亭曰濯纓每自賦詩默堂諸公皆有唱和嘗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嘆又曰朝廷大姦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大姦必亂天下小過必儆全人其著遵堯録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鞅

法甲倡乙和卒稔裔夷之禍未嘗不為之痛心疾首也
又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
春秋指歸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年
六十有四子敦敘早歿無嗣喪不得歸者數年其後族
人羅友為惠州判官遣人扶護以歸至汀州遇草寇竊
發遂寄葬於郡之開元寺又數年其門人李愿中始為
歸葬于本郡羅源黄潹坑之原母夫人墳之側教授公草云卒于汀之武平縣又一本云附葬于黄潹坑府君墓之側去縣二十里墓久榛塞嘉

定六年劉守允濟久聞先生之名自到任後力加搜訪遂得春秋解毛詩解二書墨本今藏于學及遵尭録八卷尚未脫藁侯於是精加審訂録遵尭録奏請于朝乞宣付史館外賜一謚號以示褎表儒先之意又得先生墓於荆榛穨圮之中重新修甃立石以表道架亭以行祀命教授方大琮率諸生致祭于墳所每歲展祀無闕又給官田差人看守撥官田計米一十二石一斗六升令守墳人尤三老自行佃作却於内以六石輸學中為每歲祀事之資餘以給守墳之人每歲寒食節教授率職事生員備酒殽牲幣親到墳下行禮郡撥錢五貫省

助祭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閩憲楊左史棟乞諡羅李二先生尋送太常博士陳協撰諡議云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師友淵源洞明天理非道德博厚乎清介絶俗著書有聞非言行相應乎請諡先生為文質上可其奏丁未冬制書下戊申春到郡夏五月權郡丁倅鎔命推官沈元忠率職事并其子孫詣墳所燎黄禮畢而歸

問答

問龜山云橫渠氣質之性如何龜山曰人所資禀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見然也今夫水清者其

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水清之義歟

問知微之顯莫只是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否龜山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可謂善言者也

龜山語先生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

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无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

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為文章或
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
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問詩如何看龜山先生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
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
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
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

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為何物知雎鳩為摯而有别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和而通則又想象在河之洲為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語先生云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語先生云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先生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

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為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横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晦翁問延平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弟子記孔子事又記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不

與祭如不祭也李先生應之曰侗嘗聞羅先生曰祭如在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意與鬼神交庶幾享之若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則神不享矣雖祭何爲

延平答晦翁書云侗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

延平云昔聞之羅先生云横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

即所過自然化矣

又云侗幸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無似助為世事淟汩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頽墮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嘗始

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先生令愿中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

李先生云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倒了

晦菴年譜云朱松字喬年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為尚書郎少以詩文名從豫章先生羅某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伊洛之學

晦翁云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

又云羅仲素先生都是著實仔細去理會

又云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龜山先生脫句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一人而已

羅博文云延平先生之傳廼某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洛之學源流深遠

晦菴年譜云延平先生受學于豫章羅先生與韋齋為同門友

晦菴門人問云李延平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不以為

然如何曰此亦難説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嘗見李先生説舊見羅先生云説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閙如何看得道理出

晦翁祭延平文云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凛然高風

諸儒議論闕

豫章文集卷十四

豫章文集卷十五

宋　羅從彦　撰

附録中

繳進遵尧録狀　　劉允濟

臣聞言盡忠而得録於後者固先賢之素志事若緩而有切於今者亦治世所樂聞山林之士雖弗急於功名畎畝之中未嘗忘夫君父言不用世事或遇時司馬遷

藏史記于名山以俟後聖孔安國得尚書于屋壁悉上
送官人雖無速售之心道豈有終窮之理載念湮淪之
斷簡果逢熙洽之昌期臣少挾槧鉛長遊學校久聞羅
從彥為閩名士制行甚高其在嶶廟朝居鄉授徒守道
尤篤未得平生言行之實每識尊聞欽慕之心昨叨聖
上之誤恩來守延平之偏壘始知從彥實為郡人間其
世家寥絕難迹咨諸故老搜索良勤久而見春秋與詩
解之累編中乃有聖宋遵堯録之八卷親書楷筆自為

叙文大抵以我國家一祖開基列聖繼統綱正目舉無
漢唐雜霸之末醇君聖臣賢若舜禹遵堯而不變備述
太宗凡邊防事機之重盡守規模復言仁祖承封祀宮
室之餘益加恭儉揄揚丕憲推本深仁大而郊廟宮掖
之嚴次而朝廷郡國之政或釋言以極發明之旨或辨
微以寓諷諫之誠末陳元豐間改制之因皆自王安石
作俑之過管心鞅法創為功利之圖章倡蔡隨浸兆裔
夷之侮痛心疾首杜門著書在靖康丙午而已成值金

寇邊塵而莫上八十九年孤憤之氣鬱鬱未伸四萬餘言剴切之文彬彬可撫臣以是見從彦道術精粹議論正平雖然山澤之寒儒蔚若臺閣之素官義由中激言不詭隨生同葵藿之所傾歿與草木而俱腐憤誠可憫忠永難磨臣謹録成書繳進黼座欲望萬幾之暇特加乙覽之勤儻有合於宸衷幸宣付於史館仍乞睿慈賜謚如近朝尹焞邵雍之儔庶幾天下歸心希古者下惠少連之舉非特慰遺忠於泉壤亦將興大道於人心臣

還觀從彥凡所立言不愧今古念無後嗣可續聲猷所

圖斯文遭遇於聖明庶使其名流傳於永久言誠狂瞽

罪分誅夷所有羅從彥元撰聖宋遵堯録八卷謹繕寫

成二冊實封隨狀繳進須至奏聞者

貼黃　　　　　　前人

臣竊見故端明汪應辰待制朱熹所撰延平李侗行狀

墓志具言侗師羅仲素且言故議龜山楊時唱道東南

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

仲素乃從彥之字以是知從彥學有源流臣到郡日力加搜訪或云從彥嘗應舉就特科為主簿緣無子孫別無證據今觀所著書只稱延平羅從彥尚未脫藁臣取元本更加審訂方敢奏聞伏乞睿照

又貼黄　　前人

臣照得羅從彥既無子孫荒墳一所委之榛莽深為可憫臣比類嘉定五年赦文內忠臣孝子墳墓量加封護一項已行修飾量給官田差人看守仍牒州學每歲展

祀無闕如蒙聖慈從臣所乞以遵尭録宣付史館外賜一謚號即乞頒下本州遵奉施行併乞睿照

請謚羅李二先生狀　　楊棟

禮部狀准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下朝奉郎直秘閣福建提刑楊棟狀臣竊惟欲治天下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者先正學術學術不正則名實淆亂是非顛倒上無所折衷下無所則傚無所折衷故上聽惑無所則傚故民志亂民志亂民志靡定則遺親後君之俗興而天下

之患從此始矣故正學術以正人心誠當今之急務也恭惟聖朝天開文治純公正公二程先生崛興伊洛之間闡道於元公周夫子而遂造其至續孔孟太公之傳開萬世可久之業本末一貫人己俱立堯舜復起不易吾言嗚呼盛哉二先生没門人傳其道者曰龜山楊文靖公文靖傳之羅先生從彦羅先生傳之李先生侗時朱文公篤志講學求師四方後見李先生聞所謂黙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語脫然知道之大本在乎是也從遊

累年往復問辨而卒傳先生之學由周程而來其所傳授本末源流不可誣也陛下嗣登大寶首宗朱文公之道以風天下其門弟子之賢者亦蒙褒表或賜美謚甚大惠也然朱文公之學實師乎先生獨未聞有以推尊其師者豈以其師著書不多不若諸人之論述詳而發明廣敷不然何隆禮於其弟子而反遺其師也夫天下之至善曰師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言為道義而發書之多寡初不足計且聖賢著

述皆非得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顔子不著書實為亞聖然而論語必以堯曰終篇孟子末章歴叙堯舜至孔子而韓愈原道之作所謂以是傳之必謹擇而明辨者所以示萬世之公傳率天下以正道實至重至大之事不可忽也觀朱文公所稱羅氏曰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公一人而已其稱李氏曰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

之大本在乎是也然則朱文公之所得於李先生李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者厥或在此而有出於文字詞義之表者可知矣今天下學士家有朱氏之書人誦朱門之語而其切要遠大精實中正得之心而見於行則知者鮮焉是徒誦文公所著之書而不知文公所傳之道若非明示正宗使天下曉然識所趨向以求造夫至善之地棟恐名實淆亂是非顛倒文公之書雖存文公之道將喪矣故竊以為欲明文公之道莫若尊文公之師棟

濫將明指洛諏閩部實在羅李二先生之鄉而平生之志頗知景慕用敢列其事以聞欲乞聖慈採聖學之傳重師道之本以其所以尊崇朱文公者而推尊其師等而上之以及羅氏各賜美謚昭示寵褒表勵方來庶幾伊洛之學不淪於言語朱氏之書實見於踐行豈惟二臣潛德發揮其道光大而於損文華以崇德行正學術以正人心實非小補尋送太常寺丞通直郎太常博士兼景獻府教授陳協撰到羅先生謚議節文曰生有爵

死有謚云云

謚議　陳協

生有爵死有謚故爵隆者然後得謚所以示其節也至於緼德丘園而其立言有補於當世可傳於後學則節惠之典出於朝廷之特命又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羅公從彥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初龜山得伊洛之學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華流中推公一人而已當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

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延平人既沒之後家無子孫故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為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謹按謚法道德博

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公師友淵源洞明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清介絶俗著書有聞可謂言行相應矣請諡公為文質云云謹議尋請官覆議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兼禮部郎官周坦撰到故羅先生覆諡議節文曰云云

覆諡議

周坦

士有處身隱約而道德問學足以師表來世雖生無一命之爵身沒之後斯道之傳愈久愈光所以為人心綱

常之標準者關係甚大則沿流遡源節惠之典安可闕也羅公從彦不求聞達於世胷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欝於時一綫之傳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静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尭録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模畫下及元

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
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畧可推矣奉常謚公
曰文質於法爲宜五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
右劄付本家照會準此　　淳祐七年十月
謚告闕

豫章文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豫章文集卷十六

宋 羅從彦 撰

附録下

見羅先生書

李侗 延平先生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

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别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邪恭惟先生鄉丈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甞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

百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援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欲操袚篲以供掃除幾年于玆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于門下先生想不謂其可棄也且侗之不肖今日拳拳欲求教於先生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

祿也柳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布之温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誕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飢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絺布之爲美而必期乎

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為利祿之學兩終星紀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嘿之間目擊而意會也身為男子生在中華又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棟焉而

不淨守焉而不敎朝夕恐懼不啻猶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長者之累哉聖學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絶嗜慾捐想念即無住以生心者特相與遊亦足以澄汰滓穢洗滌垢坌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會爲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自愚則欺也衆人皆坐恫以此而不知恫暫引此以爲入道之門也仰惟先生不言而飲

人以和此句重出恐有悞接物而與之為春未占而孚無有遠邇此侗所以願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趨無塗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啟之迪之輔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則俛焉日有孶孶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

答羅仲素書

胡安國字康侯文定其謚也

安國頓首主簿足下記居南北尚昧平生往歲乃辱惠書數千里之外并示所著春秋指歸備覽二序惟賢者欽慕聖門之篤良慰孤想書詞宜即報會兵戈紛擾久不果重念雅意不可虛辱聊有所聞夫春秋大要明天理世衰道微臣子弑君妾婦乘其夫夷狄侵中國天理滅矣聖人為是作春秋戒履霜之漸明嫡妾之別謹夷夏之辨其微辭隱義抑縱予奪是非進退必多求博取貫通類例未易以一事明也必心解神受超然自得非

可以聞見到也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
知作室之用今足下乃謂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為人
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敢
不忠切恐其言之過矣且許止以不嘗藥而書弑趙盾
以不越境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而書弑陳乞以流涕
不從而書弑至於欒武子親弑其君州蒲而不書楚公
子圍親弑其君郟敖而不書鄭公子騑親弑其君而不
書邴歜閻職罪歸齊人而不以盜稱里克甯各存其官

而不以賊討春秋舉法曷爲輕重不倫如此哉使後世君子致疑經傳著論排之聖人精意愈晦而不明也則有由矣春秋大法既晦不明而謂能使亂臣賊子懼則亦妄矣夫聖筆誅亂臣討賊子其法至詳先儒皆秘而未之發也宜熟思之足下又謂因孔子荅顔淵爲邦之問而知春秋爲百王不易之通法不知於二百四十二年間兼用虞夏商周之法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之類者果何事乎得與指歸備覽并以見教以啟發其所未

聞不勝幸甚

安國頓首

答羅仲素書　陳淵

闕

語孟師說跋　陳淵

子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

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
啟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
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
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為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
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
書者絶少非愿中有志於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
既録一本以備玩味今録其書併以仲素之所授於龜
山者語之以俟異日觀其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紹

興辛酉正月元旦後三日菴山陳淵謹書

韋齋記跋　　石墪

吏郡朱公尉尤溪時命其燕居之齋曰韋郡之儒先羅公仲素記之吳郡户曹曹君令德銘之宣和六年吏兵火棟宇易置乾道七年墪猥當邑寄公之子編修先生仲晦丈適以事來墪學于先生者相與訪故韋齋所得小室雖非其舊而風景不殊遐想高蹤嘆慕不已先生亦泫然流涕因出張舍人安國所作齋榜二大字墪請

揭之併刻記銘以成公志惟公道學高妙充之於身洪纖中節猶懷辯急之慮而有佩韋之警夫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公之謂歟

題集二程語孟解卷後

羅革

族兄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以王氏解經釋字雖富贍詳備然終不得聖賢大學之意遂從龜山游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獨聞至當得洛中橫

渠語論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之語不加文采録其實也廖仲辰於龜山門下與仲素為友得其本録之庚戌辛亥中來聚生徒于南齋羅源南齋也 授予此本廖諱衙為龜山之姪壻議論尤得壼奥程氏西洛人明道先生諱顥字伯淳明道其號也伊川諱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横渠先生陜西人姓張諱載字子厚與伊川兄弟同時龜山諱時字中立在洛中為入室高弟仕至工部侍郎世居將樂仲素諱從彦以特奏中下科

蓋吾族後山之裔後山乃羅源之後山享年六十有四歲自廣回卒于汀州之武平縣紹興壬申六月念八日弟革因閱此書記于汀州教授廳云

題義恩祠壁

盛木

從彥先生名也仲素先生字也博羅主簿先生官也先生姓羅氏與宗約王父殿撰公五世兄弟也先生捻聞伊洛之學師事龜山楊先生得所未得聞所未聞嘗從龜山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

甚好先生聞之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歸語龜山其說亦不外龜山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得不傳之妙此先生之學也先生無嗣諸經解遺文在諸從學者家春秋解昔宗約處見之此先生之文也先生同殿撰公肆業於義恩寺後繪先生遺像從祀于先世香火之側盖其寺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創故也宗約官桂林木自廣西從宗約歸延平宗約西行改秩館木此寺以俟其歸嘗聞宗約講及先生道學梗槩今拜先生遺像起敬起慕

之餘拾舊所聞輒敢僭易書于祠側之壁復係之以辭云

先生之學　精一之學　先生之傳　伊洛之傳
至道無文　至學無詞　以心傳心　天地不知
先生之道　天人之師　其道光大　有俟他時
竭來瞻慕　後學得依

時紹興乙亥十月廿日東里臧木仁叔題

書議論要語卷後　羅博文

伯祖先生議論要語得之於眉人石安民大任其仲父道叟公轍紹興乙卯嘗為延平學官獲此題云傳之郡人彭君今先生云亡無所取證恐兵火之後飄散未可知觀其議論高致真有用之學致主庇民修身養心盡在於斯於是知先生之學不為空言也歸當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審訂之時乾道丙戌十月寓成都燕堂羅博文敬書

題羅仲素顏樂亭　陳淵

亭名頥樂枕高山自有行藏遠契顔玉陛不求千載遇
箪門贏得一生閒箪瓢陋巷堪遊衍富貴浮雲任往還
更續洛川求所學會傳餘論落人間明道先生有頥樂亭銘

題羅仲素寄傲軒　陳淵

南窗何似北窗凉寄傲乘風各有方俯仰尚嫌天地窄
卷舒寧計古今長酒斟盞裏浮醅綠菊採籬邊滿眼黄
萬事醉來俱不醒時飛清夢到羲皇是日重九先生置酒故云

題羅仲素濯纓亭　陳淵

涉世誰能不混塵幸無塵土㸃簪紳滄浪解洗許由耳醽酥還澆靖節巾心地已非汙可染盤銘自警德常新此亭要與名俱永不信西風能汙人

上舍辭歸　李延年

學道求師久劒潭豈緣枯朽預濡涵致知事業同歸理克己工夫判立談未借老商頹笑一巳諳韓氏俗重三過庭若問論詩禮應問從誰學指南

和羅仲素寄子静長篇　見默堂文集　陳淵

豫章先生遺藁序 闕

胡清獻

二

馮夢得

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菴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余後七十歲而生異時聞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極天地萬物之理遵堯序録其言帝王行事之道著焉春秋等解其言聖賢制述之意備焉詩記東牘其言講明自得之旨深焉屬時多故賫志而歿道之不行有以也

咸淳庚午十月既望先生之從孫泰孫出此編示余於龍津驛舍且求鄙言序其首余惟先生之道德學問聞于朝録于太史傳誦于天下之經生學士固不待遺藁而顯而此藁亦不待此序而傳然不辭者自以生髮未燥時已知敬慕今六十五年矣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若獲掛名於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人弟子之末豈非疇曩之至願也哉春木之茈兮援我手之鶵兮茫茫九原燬莫起之後學馮夢得敢拜手稽首而為之書

豫章先生遺藁跋

黄大任

濂洛接洙泗之正傳蓋漢唐數百年之所未有考亭集濂洛之大成所傳聞者龜山所聞者豫章所見者延平三先生皆劒津人一脉相傳又他邦之所未見龜山先生云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一人而已晦菴祭延平文云惟時豫章傳得其宗受於前而授於後猶水木之有本源天下知敬豫章先生非一日矣初心先生所謂不待遺藁而後顯信夫羅君以其編輯之勤益求其

在我者使驗之於心體之於身無一忝焉是亦先生之所望於後人也孔顔樂地非難造好讀誠明靜定書誦先生之言以為君勉可乎咸淳六年臘後五日建安黄大任謹書

二　　劉將孫

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務本至哉言乎此師友之定論也考亭朱氏出延平李氏延平出豫章羅氏今朱氏之書滿天下延平豫章之遺言緒論

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亂慨然求之者舊間久乃得延平問答其詞語渾朴皆當以三隅反者且自謂不能發揮以文又久之得豫章家集所傳者寥寥僅見又非延平比愚於是益信二先生之所以上接伊洛而下開考亭者或曰其簡也若是道烏乎傳余作而言曰茲道之所以傳也子曰予欲無言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言語之道廞而自得之學隱矣二先生之自得者有不能得於言也其所以傳

朱氏者亦不在於言也朱氏之得於二先生者亦有不能言者也而朱氏之所為言之長者其所授者無二朱氏也朱氏之言不得已而言者也而世之求道者往往必求之言也則吾為斯道慨然於此久矣此集鳩集勞矣寶守尤不易正亦不必他求而附益之先生之所以為先生者不在此蓋嘗拜先生之睟容矣光風霽月玉色金聲翛山青青翛水流清徘徊瞻極何往而不聞金石絲竹之音也元貞第二春廿有二日廬陵後學劉將

孫拜手書先生從孫鄞叔所藏家集後

三　　　　　　　　揭祐民

先生大節簞瓢如顏貿問如曾言志如蔵雍和如仲弓宜師友相傳謚議相尚巍乎冠冕追祀千載也間世之姿遭時之窮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當王安石用事先生知其管心鞅法使正人斥逐舉綱幾畫先生明哲保身時及靖康有也知鄰鬭非吾事句豈忘乎昔禹稷之心哉思不出其位静交聖賢遠遡伊洛不取於彼而詣極

於此安吾素也著書立言幽而光潛而微充前拓後而窈冥者莫可測識其書初也散亡淪沒於鄉里中莫知所求惟天不泯斯文後死者有幸許氏乃密購遺本於欲燔未燔之際豫章之美采千將之寶氣有藉而存許源以儒學任南平教職亟録諸梓適予過撲之年切朝聞之念辱舉示教讀而志饜知九原為重起也源復吾予以是書當與延平先生文集並行遂決意藏諸書院之古杈洞庶託永久山高石堅猿聲歲年呵護之專誰

能舍旃謹跋後學盱江揭祐民從年父

豫章文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豫章文集卷十七

宋　羅從彦　撰

外集

延平書院志

嗚呼自龜山没而斯文之統頼先生以有傳不幸山頹梁壞乃在蠻荒數千里之外留滯數十年而後歸葬是以嘉言善行散失不傳然朱文公嘗謂龜山先生倡道

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一人而已則先生之學術可知矣又云羅公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則先生之操守可知矣先生嘗論舜盡事親之道則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了翁聞而是之曰如此而后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子弒其父臣弒其君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片言之間足以扶三綱立五常如此則其言而世為天下法者可知矣於書有春秋指歸春秋釋例春秋集説及遵堯録其規

模之大條目之詳該貫之博考覈之精使其得志於當世則舉而措之事業又可知矣其學一傳而為李延平再傳而為朱文公始集大成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繼往聖而惠來世者如此學者自流泝源可不知所自哉

誌釋菜事　　教授石公轍

紹興二年壬子州學落成八月上丁惠州博羅縣尉羅從彥以太守周侯綰之命領袖諸生宗昇張元侯符藻

廖援張維廖拱同行釋菜之禮有洙泗齗齗氣象而吾友呂居仁舍人以詩見褒不免有過情之譽然意在紀實謹刻石而龕諸夫子廟壁俾來者有感發焉會稽石公轍道叟謹誌

燎黄祝文　　通判丁鎔

維淳祐八年歳次戊申五月朔二十六日癸酉朝散郎通判南劒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權州事丁鎔恭覩制書特賜故羅先生謚文質敬委從事郎南劒州軍事推

官書院錢粮官沈元忠燎黄于墓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而祭之曰生有爵死有謚士緼德乃特賜維先生學楊氏推詣極一人巳授延年曁朱子集大成公啟秘丘園湮恩未賁昔劉侯曾表異録遵尭請于帝歲三十俞音閟會平舟適將指風景慕申前議下太常考行事曰文質公有是謚告頒勸善士鎔攝符率官吏告于祠薦牲醴兹燎黄祭掃地刻堅珉上賜侈公不亡千萬祀

祭文

劒守劉允濟

維嘉定六年歲次癸酉十二月丁酉朔二十八日甲子朝奉大夫權知南劒州軍州事劉允濟謹具清酌庶羞之奠俾迪功郎南劒州州學教授方大琮率諸生致祭于有宋羅仲素先生之墓嗚呼大道之南鼎峙鐔津前後相望龜山延平嗣源演流實維先生龜山之門受業者千潛思詣極獨推一人析萬理之精微測六藝之淵深凡厥立言大猷是經遵堯之編上娩典墳謂茲成憲萬祀丕承推先生之志豈徒傲睨一世索隱行怪若沮

溺之倫哉曾不百年莽然遺蹤豈無他人子孫繩繩徒
登牲牢於鄉校之從祀顧遺松楸於空山之悲風允濟
假守此邦素尊所聞訊故老之往實得兆域於將湮固
斬板之舊封夷隧徑之欹嶔守冢者復展祀有亭庶期
先生以妥厥靈尚髣髴平生之微吟邀斯月兮濯斯纓
此邦人士近先生之居去先生之世未遠盍興起乎斯
文蕙肴椒漿聊薦苾芬

二

石公轍

惟公稟德醇厚問學淵源信道之篤衛道之堅識與不
識咸稱其賢士蔽於俗刓方破圓沉迷利祿莫之或痊
蕪没道義離析聖言心到之學廢而不傳公憫斯道求
覺之先伊水之涯太白之巔裹糧擔簦講貫精研道志
其妙見此純全詩書禮易靡不貫穿解釋麟經盈積簡
編褒貶之旨如鑑蚩妍往遊羅浮意氣仙仙欲成其書
歸胡不遄孰詰此理彼蒼者天嗚呼不豐其祿而豐其
德不與其命而與其年轗軻一生其志可憐了齋之知

龜山之聯道同志合與公齊肩皆達其志何公獨捐早

募盛德心旌已懸晚官延平蕘奉周旋弛檐之初首訪

丘園翩然南遊日望歸船遽以訃聞涕淚潸然駕駘下

乘誰縶誰鞭問路莫指求魚何筌迎拜公柩悲深痛纒

自何能穀起于九原謹以寓奠情文曷宣

三　高斯得

昔在龜山倡道南服士遊其門雲合霧集顯允羅公表

表獨立篤學力行深思默識飢食渴飲道所從入未發

之中靜觀自得淵源所漸以有信國爲萬世師立我民極斯得無似備使于兹職在勸學維政之基舍菜之後緼藻是持尊禮風勵存乎其辭先生如在其昭鑒之時淳祐二年八月也

與教授公書　　李侗

侗頓首再拜鼎元秘教尊兄座前侗不見顏範甚久咫尺時聞動靜深以自慰梅雨方鬱伏惟燕居爽愷頤神尊候萬福侗塊處山樊絶無長進昔師友不聞道義之訓

朝夕兀坐賴天之靈尚得以舊學尋繹以警釋愚懵而
已其他亦何足言苦於無侶可以縱步前造齋館以承
近月餘論臨紙馳情未間伏冀順序為遠業加衛以須
陞用至扣至扣乘便謹上狀不宣重午後一日侗頓首
再拜上

又小簡借遵堯台衡録　李侗

侗向承見喻舊寫得羅先生遵堯台衡二録欲望頒示
一觀若蒙寄附便來甚望蓋兀坐絶無過從正賴師友

之説撒胷中潰潰耳有吾兄昔日唱和佳篇亦冀不外相示看畢即上納也

侗再拜

教授公復書

某再拜仲辰詩甚佳廖衎字仲辰羅先生友人也不謂志趣如此乃不永年天於善人何如邪可歎可歎遵堯台衡二書乃為八一哥取去八一哥恐是先生之子諱敦叙者可惜忘録此子近聞其為絶世也既趨向異途存在罔知但可太息耳

某再拜

與教授公書　　李侗

侗頓首再拜鼎元秘書契舊昨便中傳示誨幅并録示

盛製一覩心畫如見顔角玩味以還慰感未易可言區

區欲即嗣狀竊聆車馬近與日者他適以故未果於奉

書惟積傾仰耳秋暑尚熾遠惟即日以還慶侍尊侯動

止萬福侗塊處山間絶無過從賴有經史中古人心迹

可以探賾雖粗能遣釋朝夕然離羣索居不自知其過

者亦多矣尚何敢疏一二於吾兄者邪忽得不外指示所志一一諦思足見别後造道之深欽服欽服侗文采鄙拙未甞輒敢發一語近為朋遊見廹有一二小詩輒不揆録去求教取笑而已非敢以報來辱也便次有以警誨者千萬勿恡至懇至懇咫尺未期會合且兾勉勵以赴省闈大敵行席巍科為交遊慶此外加愛為禱

七月十四日侗頓首再拜

答延平先生書　　陳淵

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友獨能自拔流俗而師尊之其為識慮豈淺淺者所能窺測聖學無窮得其門者或寡況堂奥乎孔子之門從游者三千獨得顔子為殆庶又不幸短命道之難也如此世之儒者掇摭前修紙上語自以為有得於聖人讙讙諠諠莫知其非甚矣其可哀也云云用是慶吾道之不孤而喜朋友之得人不獨今日也

又

陳淵

自仲素老友之亡龜山先生繼迹舊學荒廢無所就正獲罪於往日從遊之賢者多矣方兹待盡丘壑朝廷不知其愚寘在要地平日自誑一旦暴露益復難處想雖如吾愿中之恕恐亦不能揜其惡也用是日念在朝轉求外補以畢餘境尚賴怵誨洗滌積垢而來教過奬何以當之行親杖屨遠紙言不能盡

續録　贊

皇明大學士前延平府推官徐階

道南之傳前後五公惟公之生實居其中四公視公如
肘有腕腕病而腕手臂衡斷公視四公如軸負輪軸折
不支輪仆以因偉哉惟公纘楊鑄李程得成終朱得成
始身任繼開道兼授受四公之功皆公之有翼翼公祠
嘉薦令芳以報以崇百世勿忘

豫章文集卷十七

豫章文集跋

緊自洙泗浚源濂溪默契道體伊洛衍派龜山載道于南維時文質先生師事楊公一傳延平再傳朱子身際斯道之會啓集諸儒大成一脉授受淵源有自厥功豈淺淺哉先生精蘊具在著述微斯集誠闕典也進士曹公編次校正匪隱括也邑宰張公重鋟諸梓匪鉛槧也慨經歲久板失澌盡幸書猶存迨今弗復翻刻愈久將併遺編而亡鸞憂後之學者慕而求之不可得而覩也

用捐廪金刋行庶俾仰止前修者有所考而私淑焉文不在兹乎先正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欲永其傳者鸞心也吾儕既獲生長教化之地烏可靳費而忽此重寶也哉嘉靖甲寅歲仲春既望閩沙後學謝鸞謹跋